

新现象随笔二辑

当代

名家最新随笔精华

韩小蕙 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新现象随笔二辑

当代

名家最新随笔精华

韩小蕙 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新现象随笔二辑

——当代名家最新随笔精华

韩小蕙 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序

韩小蕙

1

1994年秋,《新现象随笔》一书出版面市。没有任何商业炒作行为,不久,即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说它很受知识界、还有读者大众中层次较高者的好评。直接寄给我的购书函就有数十封。一年多以后,该书印行了第二版。现在,不时还有读者来函求购。

这很使我感到欣慰。因为该书是精心编就的,所收篇目全是新作,而不是抄来抄去的旧版本。我非出版社编辑,当初编此书的衷心有二:一想奉献给读者一些真正的精品,使他们能在有限的阅读时间里有所收获;二想将这些散见于报刊的精品保存下来,免得沙里埋金,转瞬即逝。只要这两个目的达到了,这部书就有了价值。

日前,中央编译出版社王吉胜先生来电,请我按照《新现象随笔》的思路,续编第二集。我手头正忙着写文章,实在不想分心,但又感到责无旁贷,实在说不出拒绝的话,只好勉力来做。书名想来想去,就定为《新现象随笔二辑》,仍然销得好的话,以后还会有三辑、四辑、五辑……

2

虽然就文体而言,是不能分出高下的,也就是说,不可以说小说一定比报告文学高级,诗歌一定比散文高级,因为所有的文学品种,只是“分工不同,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本是不言而喻的事。但是在我心里,不知哪根筋转不过来,偏就认为随笔比散文更“高级”,大概是因为我自己驾驭不了它即转而生出敬畏之心吧?

随笔的确更难写,在散文所需要的真情、才能、良知、哲理、宽广胸襟、人道情怀、内在的而非外在的文化意韵与精神、对真善美和理想信仰的不懈追求、献身全人类进步事业的牺牲精神等等之外,还需要学识和理性。这是必须读破万卷书,尝遍人生五味子,甚至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历尽千劫万难之后,才有可能达到的境界。所以有“作家散文”和“学者随笔”之说。把“学者”和“随笔”连在一起,确很妥当,这里的“学者”应作广义理解,它指的不是职业和身份,而是一种韵致与精神。

3

从1994年秋到现在,又整整两年过去了。之所以言“又”,是说一再被人预言“兔子尾巴——长不了”的我国当代随笔创作,偏偏就像长了精气神儿,随着《步步高》的曲调,竟然呈现出如下景观:

(1)作者越来越多,有“山外青山楼外楼”之感慨。

并且这已不是两年前的那种话题层面,即是说“小说家、剧作家、理论家、报告文学作家、诗人等等都参与到随笔创作中来了”,而是说文坛之外的各方神圣,诸如哲学家、画家、美学家、科

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国际问题专家、出版家、文献学家、记者、图书馆管理员……也全都参与进来了。常常是发现了一个新作者的名字，一打听，原来早就是某某学科的大家；逆推理亦如是，当你面对某某学科大家时，一抬头，敢情他的随笔著作就送到你眼前来了。于是我这个副刊编辑的作者队伍，越来越壮大，以至于“见过世面”的我也连连发出感叹：“可真是天外有天，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啊！”

(2)笔涉越来越广，有“八百里滇池奔来眼底”之高标。

与两年前相比，明显地感到今天的随笔创作，其含金量越来越高了一——眼界越来越宽，题材涉猎越来越广，社会内容越来越丰富，已远远超出昔日狭长的文学范畴，而深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乃至世界性格局之中。20世纪末全人类所面对的所有问题，比如国家关系、民族调解、生态危机、环境保护、人类的前途与发展、物质主义与精神自救、贫困问题、教育问题、信仰问题、道德问题、人口问题……作者们笔随神游，无所不涉其及。读着这些文章，经常一阵阵感到世界之大，历史之渺，文化传统之深厚，生活内容之丰富多彩，引发我们思索自己应为这个世界奉献的一份责任。

(3)佳作层出不穷，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快乐。

我十分不同意那种不负责任的说法，一段时间以来，总是在这里那里听到“现在随笔虽多，可是没有精品”，“甚至连一篇好的也没有”的批评；而且这种说法还具有传染性，还有不少人随声附和，还屡有报刊白纸黑字地登出来。我坚持认为他们肯定没有认真看作品，连不认真也没看，简直就是没看，因为只要稍微多看了一些作品，就说不出这种爪哇国的话语来了。

我有充分证据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一是当编辑十余年来，得一实在体会，即别看剪刀加浆糊，忙忙碌碌三百六十五天，天女散花似地编发了那么多文章，但一年若能留下两篇精品，就算卓有成绩。而近两年来，每到岁末检点全年报纸，都惊喜地发现精品可达四五甚至六，这当然不只是奇峰独立的结果，也是源于地平线增高了不少。

二是我也编了十几本散文随笔集了，依我之见，一本书之中，一般来说上等文章能占到三分之一，即可以说是一本够水平的书了。那么，读者可仔细审看本书，像《忆法书二卷》、《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新秋漫笔》、《庄子浅读五章》、《黄金万两付官司》、《文明的享受》、《谢“秘方”》、《衣文化浅探》、《缩略时代》、《辨贗》、《惜别樱桃园》、《梵高的目光》、《围棋的境界》、《弄堂》、《玫瑰》、《旅程如画》、《中国文人与佛与道》、《痴心一点在戏剧》、《书名是一条河》、《之后迷上电影》等等，等等，我认为都是上乘之作，它们已经占了一半甚至更多；其余的文章，其实也很够档次，只不过不能都在这里罗列罢了。

4

以上所言，有点儿老王卖瓜之嫌？

其实不。我基本上是一个“什么都可以商量，唯有稿子绝不通融”的十分严格的编辑，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要是连这都不能实事求是，也就别端这碗饭了。上面的名单之所以不厌其多地开列出这么长，也有不怕读者检验之意。

我敢说这是一本文化品位很高的好书，读了会使您大有收益。

1996年金秋于北京

目 录

1	序	韩小蕙
1	何须蜀道问君平	张中行
9	忆法书二卷	张中行
15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季羨林
22	汉城忆燕园	季羨林
29	故居	叶君健
35	太平湖梦华录	周汝昌
41	新秋漫笔	周汝昌
45	杂记狂人	吴冠中
48	黄金万两付官司	吴冠中
60	随感二则	洁 泯
64	时间与人生	张世英
70	谢“秘方”	林斤澜

73	谈爱情诗	牛 汉
77	文明的享受	来新夏
82	文学史也者	陆文夫
85	衣文化浅探	牧 惠
89	贞操带、守宫和缠足	牧 惠
94	戏拟《撒谎俱乐部成立 大会之发言》	唐达成
97	苏东坡戒诗	李国文
107	庄子浅读五章	流沙河
116	说茶	邓友梅
122	关于随笔的随笔	舒 展
130	曹操与女人	舒 展
135	丑陋的	丹 晨
147	不悔	谢 冕
150	同僚与冤家	邵燕祥
153	《抬轿图》记	邵燕祥
155	对酒当歌	从维熙
161	魏玛圣地	叶廷芳
168	惜别樱桃园	童道明
172	中国的皇帝戏和中国人 的皇帝梦	何西来
178	《第十三位使徒》	楼肇明
190	忽然想到顾颉刚	秦 晋
193	痴心一点在戏剧	郭启宏
195	缩略时代	雷 达

198	辨贗	雷 达
204	且看小人	杨闻宇
207	私人写作	周国平
216	性与精神生态	鲁枢元
225	梵·高的目光	鲁枢元
236	旅程如画	张承志
240	爱花说	张承志
246	都市三章	肖复兴
253	玫瑰	苏 叶
256	初进苦雨斋	苏 叶
260	女人为什么不快乐	张抗抗
265	送吴方	何志云
274	死之印象	赵丽宏
281	面对一种存在	周佩红
291	布雷迪的猴子	毕淑敏
295	弄堂	王安忆
300	中国文人与佛与道	匡文立
313	读高昌古城	刘元举
320	天街生死界	韩小蕙
329	书名是一条河	张爱华
332	龙口笔记	张 炜
342	围棋的境界	麦天枢
352	之后迷上电影	池 莉
358	电影“人妖”何时休	王 干
364	一九九五形成的理想	朱 鸿

370	“女性文学”的两极	王彬彬
373	听时光飞舞	迟子建
378	文人与茶	刘江滨
381	衰象依稀记牢愁	伍立杨
384	燕园之隐	韩毓海

张中行 学者。一九〇九年生于河北香河农村，解放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有《负暄三话》、《顺生论》等著作。

何须蜀道问君平

“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记不清是不是林语堂的观察世态或现身说法。这是诛心之论，却未必不是事出有因。即如我这篇小文，是想说占卜(包括玄想化的)之类靠不住，标题，左思右想，最后还是决定用自己歪诗中的一句，也就可证诛心并不是无理取闹了。且说这歪诗是四首七律，内容同于颜之推的《观我生赋》，怀念感慨之余，结尾有了禅机，说：“覆鹿亡羊同泡影，何须蜀道问君平。”意思是，回顾往昔，有似得，有真失，算总帐，正如佛家常说的如梦幻泡影，也就不必往成都找严君平算卦了。这里引用，用意很简单，是觉得比直说“千万不要信占卜”含蓄一些。

言归正传，说为什么忽而想起谈这些。原因两种，都是近的。一种属于己，偶然看《文汇报读书周报》，知道讲《易经》的书成为热门，印的种数多，卖得快。相形之

下,我也涂抹,灾梨枣,而印数不大,出版社必大赔其钱,所以心里不免有点那个。另一种属于人,是不久以前,一位画家,年及知命,手持一厚本,也是讲《易经》的,来访问,说他信《易》中的象能与现实相应,推想我会同意他的看法。我说我不同意,他感到意外。我也感到意外,是想到,近之又近,由五四时期大喊“赛先生”算起,到现在已经超过七十年,竟有不少应该算作知识分子的仍然相信易象(自然也就相信占卜,以至于堪舆、鬼神吧),难道这位赛先生一直在睡大觉?还是说这位画家,虽信而虚心,请我说说不信的理由。而理,总是像是确凿而难于说清楚的,所以我应请求而说,也因为时间短,难得理出个头绪,就真没说清楚。推想他是抱着疑团走了。为了他,也为了大量的像他这样的,我不自量力,想谈谈“理”,以证明,为了预知,或为了趋福避祸,而到《易经》、占卜、看相、批八字,以至灵隐寺、什么铁嘴等等那里求援助,都是白费力气,荒唐可笑的。

何以故?要由“知”说起。什么是知?我们能知什么?问题太大,太深,只好装作不见,接受常识,说睁眼看见日出,闭眼想到华年已逝,都是知。所知有多种,这里只谈有关的“预知”,如明天某人必来、下月将有月蚀之类。能预知,是因为,或相信,有关的事物有“因果关系”:甲事物是乙事物之因,乙事物是甲事物之果;甲事物之后必有乙事物,由乙事物之有可以推知必有甲事物。

与因果关系相关,还有些问题,这里也要说一下。其一,如果是时间先后的关系,这时间是康德的,其实也就是常识的,或者说,天地万物共用的;爱因斯坦的时间不是这样,幸而那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太远,可以不管它。其二,有人设想,或大胆些,说用科学的眼看,我们所住的这个世界,或说宇宙,各个部分,所有

活动，都在“因果规律”的支配之下，是不是这样？至少是理论上有问题。因为称为“规律”，像是经过制定，谁定的？像是绝不可变，谁能担保？而且，如果真是由一个因果锁链联系着，有两种情况就不好解释：一种是心内的，所谓自由意志，至少我们主观觉得，在不少可此可彼的岔路口，我们有选择的自由；另一种是心外的，因果关系可以划分为大大小小的范围，即力量不伸到范围以外，这是不是表示，因也可以断灭？由此还可以联想，是不是可能有自生因？其三，手术性的，事物都在时间的水流里绵延着，用刀切开，说前者是因，后者是果，不容易。

但这类难题都在理论方面。至于实际，我们是住在地球这块小地方，面对的经常是柴米油盐之类具体而小的事物，相信因果规律，利用因果规律，大至于求知，小至于种瓜得瓜，就都不会行不通。其实还无妨放大一些说，我们这个世界，有大神秘，是为什么会有，而且由规律拘束着，将来会不会有反规律的变，我们都不知道，至于小神秘是一点也没有，或由另一面说，一切现象都是“能”用因果规律解释的，或“可能”用因果规律解释的。这“能”和“可能”就使因果规律具有一种顽强的排斥异己的力量，就是说，无数过去信为有的神秘，大至佛家的净土，小至某凶宅的鬼影，因为与因果规律不协调，就都化为空无。我们是住在一个干巴巴的由因果规律统辖的世界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种就不得；就是买奖券，像是可以碰运气，其实是还有概率论管着。

科学知识是个调和的系统，这表示自然界也是个调和的系统。其中存在的大小，包括设想的大小，所谓真，都是放在这个系统里能够调和的，否则是假的。这个“调和”是逻辑规律的支柱，如全称肯定判断与特称否定判断必有一假，就是因

为同时放在这个系统里不能调和。这过于抽象，可举例以明之。只举两个。一个是有没有灵魂。古人大多相信有，现在少数人还相信有。科学知识说没有，因为各种现象，证明意识不能离身体（尤其神经系统）而存在。退一步，假定可以离身体而存在，比如某老太太一命呜呼，灵魂成为飘飘然，住在哪里？往哪里去？阴曹地府？在这个科学知识系统或说有规律的自然界里找不到。据说其后还要转生，如果是这样，即以我国而论，人口增长每年超过千万，这样多的新灵魂从哪里来？无不能生有，又成为不调和。处处不调和，所以是假的。又比如梦，有人相信有预兆之力。而有那么一次，如夜梦行路拾到一张大团结，白天就真碰到一件如意事，于是就信上加信。是不巧，以后又梦见拾到钱，白天却碰了个大钉子，还信不信？信是公然违反逻辑规律，也就是不能取得科学知识系统的调和，平心静气，当然以割爱为是。就这样割，割，神秘越来越少。没有净尽，是因为有些人跟赛先生没有交往，或宁愿保留点神秘，不肯跟赛先生见面。这心情我谅解，甚至欣赏；但这里是谈知，只好铁面无私，抛开感情。而这样一来，很遗憾，一切无根的迷信就都站不住了。

有人也许会说，信易象，信占卜，与信鬼神不是一回事：鬼神来于幻想；易象、占卜来于因果关系，比较玄奥的因果关系。这所谓玄奥，大概是指，占而得乾卦，官运亨通的希望就可以实现，占而得坤卦，恋爱如愿的希望就可以实现，等等。卦与实现之间有一条锁链连着，虽然不像种瓜得瓜那样明显，却同样是因果关系，所以应该信，并进而利用。

是这样吗？不是这样。理由很简单：这样的因果关系是幻想的，实际并没有。信易象、占卜的人会说，你说是幻想的，实际并没有，除了你看不见以外，还能拿出证据来吗？证据有，来自

真假因果关系的分辨，就是：真的因果关系合于逻辑的归纳法，而且要求永远不违背归纳法；假的因果关系不是。归纳法，与因果关系的关系，理方面的问题也不少，这里只说常识范围内的实用。冬天过去，棉衣用不着了，脱下，不扔，装在箱子里，是因为知道冬天还要来，还要穿。这所知是由一个归纳判断（去年，冬天来，前年，冬天来，大前年，冬天来……所以冬天一定还要来）而来。这归纳判断的内容里有因果关系，只要归纳判断不错，这因果关系是真的因果关系。再举个小的例，废纸往纸篓里扔，向来不担心往桌上飞，这所知也来于归纳判断（扔必下落），归纳判断的内容里有因果关系，只要这判断不被推翻，因果关系就是真的因果关系。易象、占卜之类的关系是这样的因果关系吗？显然不是。以坤卦为例，事实能够保证这样一个归纳判断——凡是占得坤卦的必能使意中人成为眷属——永远不错吗？不能，所以这设想的因果关系是假的。再举个昔日有广大群众基础的例，批八字，这是降生之时决定一生命运的信仰，其根据当然也是因果关系。这因果关系，用判断的形式表示是：凡是某八字（比如甲子年、乙丑月、丙寅日、丁卯时生人）的人命运必是如何如何。这是个归纳判断，说全了应该是：某八字的赵某命运是这样，钱某、孙某、李某……都是这样，所以凡是某八字的人命运必是这样。任何人都知道，同八字的人（包括以前无数年代的）不计其数，命运相同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这样的归纳判断不能成立，因而所设想的因果关系是假的。

分辨因果关系的真假，还可以进一步，用更为明确的办法。一种广泛使用，是说理。如地球绕日运行的情况与我们的节气有因果关系，这原因是什么，结果怎么样，都可以讲明白。另一种小范围内使用，是除说理之外，还可以实验。如施用化肥与农

业增产有因果关系，就既可以用理讲明白，又可以实验。占卜之类不成，是既不能用理讲明白，更不能实验，可见其存在的基础只是幻想或迷信。

还应该深追一步，谈谈预知的可能性，因为信占卜一类的人也可能跳过事，只争论理的可能性。显然有预知可能性，因为大至颁布历法，小至往牛奶站取牛奶，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利用这种可能性。这可能性在理论方面还可以扩张，例如过于相信因果规律的法国某学者，两个世纪前就说，如果我们清楚一切因的条件，那就万万世之后的任何小事都可以算出来。这是说，任何事物都是必然的，也就是理论上可以预知的。其实，这在理论上并不是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拿不到因果规律必不变的保票。姑且假定必不变，那在理论上就成为，任何未来都是可以预知的。但理论与实际究竟不是一回事。实际不能离开人力，而人力总是有限的。举例说，哈雷彗星过去，七十六年之后还会来，大矣哉，我们能够预知；某淘气孩子明天中午会不会来窗前打闹，小得很，我们不能预知。可见能否预知，关键不在事物的大小，而在因的性质。正面说，能预知的事物，其因都是简明的，有近亲关系的。举例说，某人明天下午来访，并带来一本什么书，我们可以预知，因为曾经通电话，说清楚这件事。至于来是在下午三时前还是三时后，以及用什么书包，就难于预知，因为那因既不简明，又没有近亲关系。不是说何时来，用什么书包，不是必然的；是说因不简明，又无近亲关系，我们难于知道，所以就不能预知。再举个突出的例，想明天到天津去，买火车对号票，座位在第几车厢，事可谓很单纯，而且相信有因果规律之下的必然，可是难于预知，因为因几乎是无限的，只说排队买一项，前面排多少人，人各买多少票，有没有夹塞儿专家来取巧，都不知道。占卜一类